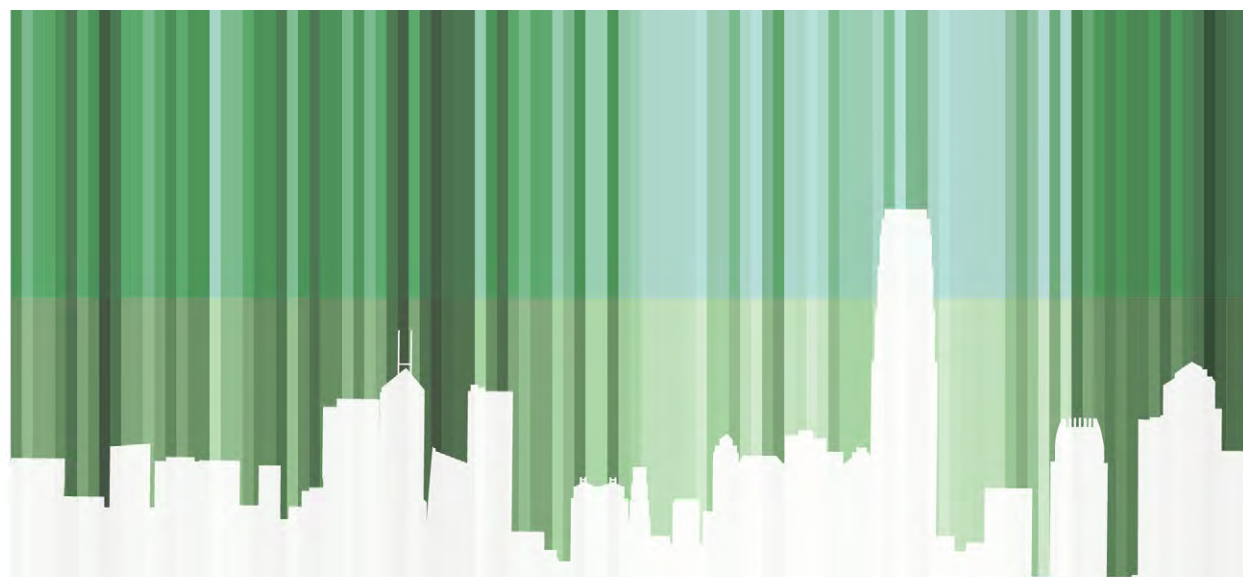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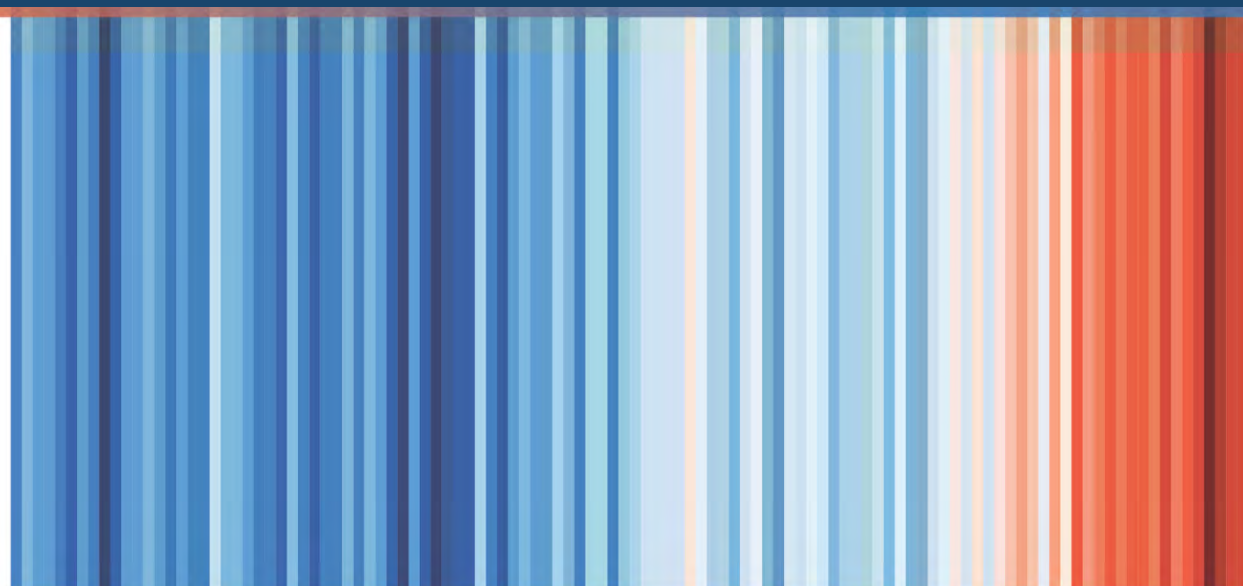




生態文明： 國家戰略、可持續發展與 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

陸恭蕙
香港科技大學

2026年6月



目錄

	頁
1. 生態文明及其對香港的啟示	1
1.1 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1
1.2 生態文明的宏觀視野	1
1.3 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	2
2. 生態文明的源起及政策演變	4
2.1 中國對快速工業化的戰略回應	4
2.2 生態文明在國家層面的演變	4
2.3 生態文明與香港	6
3. 香港的角色：將生態文明轉化為具體使命	8
3.1 使命一：將香港構建為綠色、轉型、適應及自然金融的平台	8
3.2 使命二：翻新並轉型香港的建築環境，以達致碳中和、韌性與宜居	9
3.3 使命三：藉由生物多樣性、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及長遠管理模式，推動自然正向發展	9
3.4 使命四：將香港定位為綠色航空、航運、港口及物流樞紐	9
3.5 使命五：發展綠色專業服務、建立具公信力的標準與培育轉型人才	9
3.6 使命六：將大灣區打造為生態文明的示範空間	10
4. 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建議	11
4.1 藉由清晰使命確立方向	11
4.2 提供高層領導與問責機制	11
4.3 跨部門與跨界別的整合	11
4.4 構建具備融資能力的市場	12
4.5 提升透明度、公眾參與及社會認知	12
5. 結論：開展新局	14
附註	15

1. 生態文明及其對香港的啟示

香港步入了新的規劃階段，正著手編製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這並非單純行政工作，而是讓香港審視自身發展如何配合國家長遠現代化的良機。同時，香港亦須充分發揮自己的獨特優勢，包括國際金融中心、貿易、航運、航空與物流樞紐、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專業服務平台、創新中心，以及聯繫國家與全球的「超級聯繫人」角色。

有見及此，「生態文明」這個概念確實值得關注。香港有時視這個概念為陌生的內地政策用語或空泛的環保口號，但這未免流於片面。事實上，「生態文明」已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概念，其覆蓋範圍雖然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育及氣候行動，但格局遠超於此。這是一套用以重新審視發展模式的思維框架，核心在於探討二十一世紀應如何重新佈局經濟增長、資源運用、產業轉型、城市化、金融、科技與社會福祉，以至釐清人與大自然的共生關係。

亞洲開發銀行將「生態文明」形容為中國用以調整發展步伐和應對二十一世紀挑戰的嚴謹概念框架¹。該行解釋，此概念與「可持續發展」的分別在於，它更重視政治和文化因素，並為人與大自然建立全新關係，讓人們在生態環境的承载力範圍內過上美滿生活。這個分別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皆因香港雖有許多可持續發展政策，卻仍缺乏一套更具凝聚力的整合框架。

1.1 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香港一直使用「可持續發展」一詞，這詞至今仍然重要。政府、商界、民間社會、國際組織以至金融界均對此十分熟悉，它將香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環境、社會和管治披露、綠色金融、企業可持續發展、氣候風險管理以及全球政策倡議等範疇連結起來。香港毋須棄用此詞，而事實上，香港的其中一個優勢，正是在於能夠多方面銜接國家、區域、國際、金融、法律和專業等不同層面的政策語言。

其實，香港推行的可持續發展不時出現零散的情況。氣候政策、生物多樣性保育、廢物管理、綠色金融、建築物節能、運輸減碳、空氣質素、海洋保護以至韌性城市建設等範疇，目前普遍仍由不同的政策渠道處理，各有所屬的計劃、目標、持份者和技術術語。這種各自為政的情況是可以理解的，但卻衍生了管治上的難題：香港或會累積大量環保倡議，卻缺乏一套完整統一的發展方針。這亦進一步加深了外界對環境保護的狹隘觀念，將之視為合規的工作，而非對韌性、競爭力、公共衛生、創新及長期繁榮的投資。

1.2 生態文明的宏觀視野

生態文明的宏觀視野正好彌補了這個不足。它讓我們思考更深層次的根本問題：香港究竟需要追求怎樣的發展模式？生態承载力的局限應如何引導及規劃經濟發展？金融與市場如何有效地支援自然保育、氣候韌性以及低碳轉型？政府內部應如何協調各個政策局、部門、監管機構，以至商界與民間社會？香港如何在維持「高度自治」與國際開放度的優勢下，積極配合及貢獻國家發展？而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又應如何突破框架，免流於一連串零散的倡議？

這些問題十分重要，皆因生態文明與國家走向高質量發展密不可分。過去三十年來，國家的環境管治已由污染防治和提高資源效益，走向更全面的發展框架。生態文明已被納入國家政策、規劃、體制改革、法律發展、綠色金融、空間規劃、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行動以及國際合作。自「十二五」規劃以來，它一直指導著國家的五年規劃。

1.3 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

在 2026 年編製的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應被理解為國家規劃的一部分，而非一項獨立的本地工作。特區政府宣佈，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將與國家「十五五」規劃對接，作為一個「集體行動框架」，闡明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核心目標、關鍵領域和主要倡議。香港的規劃旨在為特區的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提供清晰指引，並支持本地深化融入整體國家發展，並為此作出貢獻。²

如果生態文明是國家發展藍圖的一部分，香港的本地規劃便需要使用及理解此詞彙。然而，香港並非要直接套用內地的政策詞彙，而是要以香港及國際社會均能明瞭的語言來闡述生態文明，並將此概念落實為切合香港制度、經濟、社會及國際角色的具體行動。

當下的區域融合大環境有助將生態文明這概念落實為具體行動。特區政府指出，國家「十五五」規劃包含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條文，而香港的發展規劃亦應支持本地深化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並為此作出貢獻。³此外，財政司司長於 2026 年 4 月明確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全面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並將區域協調發展列為規劃的核心方向之一。⁴

特區政府亦已開始將這項規劃議程與生態文明相結合。在 2026 年 1 月一份關於配合國家發展規劃的立法會書面答覆中，特區政府指出，國家「十五五」規劃涵蓋區域發展及綠色發展等重點領域。政府更進一步表明，香港應「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並在綠色發展方面「推進綠色金融與碳中和實踐」，「助力國家生態文明建設」⁵。這是重要的官方認可，明確視香港的綠色發展議程為國家生態文明藍圖的一部分。

這種區域視野十分重要，因為粵港澳三地共享大氣、水、海岸、海洋、生態、經濟和基建系統，而環境污染與生態環境退化並不會止於行政界線。同時，大灣區內的省市均具備不同優勢：廣東擁有製造業產能、工業轉型需求、可再生能源供應鏈，以及大規模生態修復的契機；澳門擁有旅遊與文化交流的潛力；而香港則擁有金融、法律、標準制定、信息披露、專業服務、國際網絡、高等院校及公民社會等獨特優勢。

對香港來說，這意味著區域合作不應被視為一項獨立的政策主題，而應成為落實生態文明的必經之路。生態保護必須從一開始就融入區域規劃、產業佈局、公共投資以及生態安全之中。這就是說，政策需要從過去被動的污染控制，轉向具前瞻性的區域規劃設計，包括生態走廊、海岸濕地、藍綠基建、陸海統籌管理，以及跨越行政界線、而非各自為政的生態修復項目。

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應視生態文明為策略性框架：其目的並非取代可持續發展，而是將氣候、生物多樣性、金融、基礎建設、創新科技與區域合作串連起來，構建出一個更具凝聚力的發展藍圖。生態文明這個概念有助香港對接國家戰略，也可鞏固本地

作為綠色發展國際平台的角色。在實踐層面，這說明了政策必須從過去項目主導的思維，轉向以使命為導向的管治模式：即確立清晰的成果指標、凝聚公私營持份者，並為落實政策創造所需的制度、財政及市場條件。

有鑑於此，本報告旨在探討三個核心問題。首先，生態文明源於何處？為何它會在國家的政策體系中躍升至如此重要的位置？其次，它與國際及香港更為熟知的可持續發展有何關係？第三，香港如何透過其首份五年規劃，賦予這個概念實質意義與行動力？

2. 生態文明的源起及政策演變

生態文明並非驟然而至，而是幾股思潮與政策經驗交織匯聚的成果，當中包括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關係的思想、全球關於可持續發展的辯論、中國對快速工業化付出環境代價的反思，以及 1980 年代以來國家治理的演變。其核心意義，在於它已內化為中國對現代化發展的理解。⁶

這個概念始於認清工業發展模式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亦帶來嚴重的環境後果。中國對此有深刻體會：急劇增長令數以億計人口擺脫貧困，並改變了國家的生產能力，但也帶來了資源限制、空氣與水污染、生態環境退化、土地污染，以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這些都是發展的問題，而非邊緣的環境課題。

2.1 中國對快速工業化的戰略回應

生態文明代表了針對「先污染、後治理」模式局限性的戰略回應。在工業化早期，環境破壞往往被視為在實現經濟增長後才去處理的代價。國家自身的經驗顯示，這種發展模式並不能持久。面對龐大的人口、有限的人均資源、沉重的生態壓力，以及公眾對環境質素與日俱增的期望，環境保護必須成為發展本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這正是生態文明與狹義環境保護概念的不同之處。生態文明不單局限於污染監控和生態保育，而是探討應如何重組發展模式，令人類繁榮、經濟現代化、資源安全、生態完整以及生活質素，能夠同時兼得。生態文明既是一種理念，也是走向綠色繁榮未來的實用指南。它以史無前例的方式將生態因素與發展的其他元素緊密相連，其目標是要將生態從政策的邊緣推向國家發展的核心。

生態文明的理念源頭比現代的環境管理更為廣闊。中國傳統文化包含著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的理念。儒家思想強調天人合一；道家思想講求順應自然；佛教傳統則包含眾生相互依存的觀念。這些傳統本身雖然並未提供一套現代的政策方針，但卻有助解釋為何在中國，生態文明會被定位為關乎價值觀、文化與文明的課題。

這概念同時借鑒了社會主義關於生產、社會與自然的思想，以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辯論、中國對國際環境協議的參與，還有數十年來的實踐治理經驗。因此，它是一個融合的概念：具備中國文化特色、在政治上植根於黨政體制、回應了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討論，並日益透過法律、規劃、體制、標準、財政及市場機制付諸實行。

2.2 生態文明在國家層面的演變

政策的演變是循序漸進的。中國在 1980 年代將環境保護納入國家治理議程，並於 1983 年將環境保護確立為基本國策。到了 1990 年代，可持續發展成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2000 年代初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⁷這個概念為中國早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生態文明之間，搭建了一座重要的理念橋梁。

2007 年，生態文明被正式寫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標誌著它成為黨的重要執政理念。2012 年的十八大更進一步提升其地位，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佈局，與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並列。⁸

這次地位提升的意義重大。生態不再只是環保部門的課題，而是國家發展總體架構的一部分。「五位一體」的做法令生態文明在中國的現代化框架中佔一席位，隨後的改革則將這個概念轉化為管治實踐。2015 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印發了關於生態文明的重要政策文件，包括《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⁹這些文件共同標誌著重要的一步，將生態文明從宏觀的發展概念，轉化為更具系統性的改革議程。

2018 年的憲法修正案將生態文明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一步確立了這個概念的重要地位。¹⁰同年，中國實施國務院改革，組建生態環境部，整合以往分散在多個部門的環保與生態職能。¹¹這標誌著治理方針的轉變，由以往零碎的污染防治，改為更具整體性的生態環境治理架構，將氣候變化、污染防治、生態保護、海洋保護以及環境監察，悉數納入更統一的體制框架。

生態文明亦已與中國的長期現代化目標緊密相連。國家的願景展望 2035 年及本世紀中葉的現代化，在此藍圖下，生態文明正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不可或缺的一環。2022 年中共二十大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包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¹²因此，衡量現代化的標準，不再單憑收入、基建、工業產能、科技或城市化，而在於發展能否保護生態系統，並提升生活質素。

習近平在此演變過程中扮演核心角色。他的綠色發展思維植根於地方治理，特別是在浙江任職期間，他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這句話源於他 2005 年到訪浙江省安吉縣，當時他指出生態資產與經濟資產不應對立。這理念其後被稱為「兩山理論」。

這思維顛覆了環境保護阻礙發展的既定假設，指出優良的生態環境本身就是財富（金山銀山）、競爭力、民生福祉與長遠繁榮的泉源。在政策層面，這將鄉村振興、生態修復、旅遊業、公共衛生、綠色產業、自然資本與地方生計串連起來。對香港而言，這種思考方式開闢了看待大自然的新角度：自然並非等待開發的閒置土地，亦非奢侈的保育負擔，而是兼具生態、社會、文化、健康、氣候與經濟價值的資產。

在習近平領導下，生態文明建設更具系統性，成為國家治理的指導方針。此理念已與高質量發展、「美麗中國」願景、污染防治攻堅戰、碳達峰與碳中和、生物多樣性保護、國家公園體制、生態保護紅線、綠色金融以及國際合作串聯起來。¹³

至今，生態文明已不止是眾多政策概念的其中之一，而是國家發展思想與戰略藍圖的核心部分。這對香港而言至關重要：國家在建構現代化、管治、發展質素、民族復興以及國際貢獻的論述時，生態文明正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切入角度。

如果生態文明已貫穿於國家的規劃、現代化建設、金融、產業、生態及國際政策藍圖，香港的五年規劃決不能將其視為邊緣課題。香港必須透徹理解這個概念，方能配合國家的發展方針，並找到自身的增值定位。

專題 1

習近平的綠色發展思想：從地方實踐到國家核心發展

近平對生態文明的貢獻，在於將生態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轉化為國家發展的核心原則。

關鍵里程碑包括：

- **2005 年**：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這在後來被稱為「兩山理論」。
- **2012 年**：十八大後，生態文明在中國國家發展總體架構中的地位得到提升。
- **2015 年**：中央指導文件推動生態文明轉化為更具系統性的改革議程，當中包括空間規劃、生態保護紅線、環境治理及綠色發展。
- **2018 年**：生態文明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成立了生態環境部。
- **2020 年**：中國宣布「雙碳」目標：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峰，並努力爭取於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 **2022 年**：二十大將中國式現代化與天人合一、和諧共生緊密相連。
- **2025 年**：《習近平生態文明文選》第一卷出版。

這紀錄的意義，在於顯示綠色發展已成為中國現代化論述的一部分。它被視為一種發展理念、管治體制以及長期規劃的重中之重。這說明了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應將國家的發展方向，轉化為符合香港在「一國兩制」下自身優勢的具體任務。

2.3 生態文明與香港

香港不應直接套用內地的政策字眼。香港擁有自身的法律制度、管治傳統、經濟結構、公民社會、市場體制以及國際角色。要最大程度發揮香港的貢獻，關鍵在於將生態文明轉化為切合本地優勢的機制，當中包括：綠色及轉型金融、普通法合同、信息披露與核證、專業服務、可持續基建、綠色航運與航空、生物多樣性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碳市場、大學科研，以及開拓國際網絡。

生態文明的源起與演變對香港而言，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大意義：

- 反映此概念並非暫時的口號。它現已成為國家發展一項主要的總體指導思想。在嚴謹探討香港未來發展時，必須先透徹理解這個大局。

- 反映生態文明比一般實踐的可持續發展更為廣闊。它兼備了可持續發展的關注要點，並進一步強調政治領導力、文化價值觀、規劃、體制改革、生態底線，以及發展模式的轉變。
- 反映落實執行才是真正的考驗。生態文明的願景宏大，但成功與否，取決於能否將其轉化為管治能力、金融支援、市場構建、法律框架、公眾參與、可靠數據，以及可量化的成果，而這正正是香港能夠作出獨特貢獻的地方。

香港應認同並採用生態文明這一詞彙。關鍵在於，香港如何將此概念付諸實行，賦予其中實質意義。換言之，香港須以切合本地、與國際產生共鳴的語言，來闡述生態文明，並將這個概念轉化為管治能力、金融支援、市場構建、法律框架、公眾參與、可靠數據，以及可量化的成果。

專題 2

國家「十五五」規劃與香港首份五年規劃

國家「十五五」規劃標誌著中國邁向 2035 年現代化的重要階段。與以往的國家規劃一樣，它不單是經濟預測，更是一份具備管治功能的綱領文件：它確立發展優次、揭示前進方向、引導各方關注，並為政府、市場與社會的通力合作奠定基調。

「十五五」規劃強調高質量發展、科技自立自強、現代化產業體系、擴大內需、國家安全、民生福祉以及綠色轉型。這些主題環環相扣，旨在發揮相輔相成的作用。

這對香港來說具有直接的重大意義。特區政府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配合國家「十五五」規劃，將作為香港的「集體行動框架」，闡明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核心目標、關鍵領域及重大舉措。此規劃旨在為社會經濟和民生發展提供清晰指引，從而帶動香港更全面投入並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綠色範疇顯得尤其重要。國家「十五五」規劃將綠色低碳發展，納入中國式現代化這項更宏大的任務之中。按照特區政府的官方表述，香港應「深度參與大灣區建設」，並在綠色發展方面「推進綠色金融與碳中和實踐」，以「助力國家生態文明建設」。這為香港提供了一個正式的政策依據，將自身的綠色發展議程，視為國家生態文明進程的組成部分。

3. 香港的角色：將生態文明轉化為具體使命

生態文明是國家的發展概念。香港能否作出貢獻，取決於香港如何以切合自身的體制、經濟結構及國際角色的方法具體落實。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優勢在於金融、法律、標準制定、信息披露、專業服務、大學科研、公民社會、國際網絡，以及在不同政策語言之間銜接的能力。

要將生態文明付諸實行，香港應採取以使命為導向的方針。這意味著香港不應只推行零散的獨立措施，而須將政策、金融、法規監管、公共資產以及私人機構的參與，圍繞共同成果串聯起來。香港科技大學於 2026 年 4 月為特首政策組撰寫的報告中，便將這種以使命為導向的綠色發展，形容為具備整合、前瞻引領、系統推進及塑造市場等特點：此方針將能源、產業、基建、金融、生態、科技與人才，置於共同的方向之下，並透過政策來構建合適條件，以帶動投資、創新和落實執行。¹⁴

這正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關鍵所在。這規劃能夠識別出香港獨特優勢能為國家綠色發展及國際可持續發展議程作出貢獻的範疇。香港應採用「生態文明」這一詞彙，並以此概念來統籌香港綠色發展的優先工作，從而將氣候、生物多樣性、金融、基建、航運、航空、貿易、人才、創新科技以及區域合作，視為發展策略中環環相扣的組成部分。

香港其實早已具備多項發展基石。特區政府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預計將會迎來修訂）已闡明淨零碳排放、宜居城市及可持續發展的願景，並確立了四大減碳策略：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以及全民減廢。這些策略固然重要，但目前往往仍被視為純粹的環保或單一界別政策，而生態文明則啟發了一個更宏大的思考方向：如何將這些策略與香港的經濟定位、公共衛生、城市韌性、金融、創新科技、區域融合以及長遠競爭力串聯起來？

解決方案應以使命為導向。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應確立幾項香港能夠作出獨特貢獻的綠色發展使命。這些使命既須具備宏大願景，以推動跨局與跨部門協調、公私營協作及法規銜接，亦須具備足夠實質內容，以轉化為具體項目、標準體系、融資結構、數據系統及公眾參與計劃；還須在配合國家發展方針的同時，贏得國際市場與合作伙伴的信任。

這些使命發揮了橋梁紐帶作用，將政策方向與市場行動串連起來。它們將淨零碳排放、韌性、生物多樣性保護及綠色發展等高層次目標，轉化為可落實執行、可進行融資、可監察評估以及可對外闡述的具體項目。

3.1 使命一：將香港構建為綠色、轉型、適應及自然金融的平台

香港現時已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主要中心。生態文明要求金融發展不能只停留在標籤與信息披露，而必須推動市場邁進。當中的關鍵在於，金融界能否為建築物翻新、提升能源效益、氣候適應力、綠色航運與航空、循環經濟基建、生物多樣性修復，以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建立一系列具備投資價值的項目儲備。

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2026 年 1 月公布第 2A 階段《香港可持續金融分類目錄》，將分類目錄擴大至六個界別，經濟活動由 12 項增至 25 項，並引入轉型元素，同時加入適應氣

候變化為新的環境目標。¹⁵這正是能夠將生態文明轉化為金融實務的市場基礎建設。下一步的工作，則是要串連分類目錄、信息披露、項目儲備、融資產品及可量化的成果。

3.2 使命二：翻新並轉型香港的建築環境，以達致碳中和、韌性與宜居

香港的建築環境，是應對碳排放挑戰及提升生活質素的核心。建築物、基礎建設、運輸、能源系統、渠務工程、製冷系統、公共空間以及城市自然環境，均環環相扣。生態文明提供了一個角度，將淨零碳排放、韌性、公共衛生與城市宜居程度，納入同一個工作議程中。

這可包括加快翻新建築物、提升能源效益、減低酷熱風險、擴大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之應用、增強渠務與海岸韌性，以及善用公共資產以打造可規模化的示範項目。其目標在於展示一個高密度、高收入的亞熱帶城市，如何能在恪守生態底線的前提下邁向現代化。

3.3 使命三：藉由生物多樣性、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及長遠管理模式，推動自然正向發展

香港雖然人口稠密，但其實擁有極具價值的生態資產，當中包括：郊野公園、濕地、海洋生態系統、海岸棲息地、城市生物多樣性，以及建築與自然環境之間豐富的交匯地帶。然而，大自然目前往往仍只被視為純粹保育土地，或限制發展的因素。

生態文明啟發了更具策略價值的思考方向。大自然應被視為基礎建設、氣候韌性、公共衛生、教育、文化價值及長遠經濟價值的體現。這對北部都會區、后海灣、海岸濕地、藍碳機遇，以及更廣闊的大灣區生態網絡而言，顯得尤其重要。

3.4 使命四：將香港定位為綠色航空、航運、港口及物流樞紐

香港作為國際航運、航空、貿易及物流樞紐，在全球供應鏈減碳的過程中有切身利益。對香港而言，這意味著須將綠色燃料、港口電力化、綠色航運走廊、可持續航空燃料、排放數據、貿易融資、保險、標準制定及專業服務等範疇串連起來。

這令香港的傳統優勢配合低碳貿易的未來趨勢；同時亦能將本地空氣質素、區域港口合作、全球航運標準、航空業轉型，以及香港作為貿易與金融平台的角色結合起來。

3.5 使命五：發展綠色專業服務、建立具公信力的標準與培育轉型人才

香港的國際角色有賴確立信任。在綠色轉型方面，信任必須建基於可靠數據、透明的信息披露、獨立核證、具法律執行力、專業能力以及與國際標準接軌。這正是香港能為生態文明作出的最清晰貢獻之一。

香港可以發揮促進作用，將國家的綠色發展目標，轉化為國際投資者、企業、監管機構及發展合作伙伴均能理解並採用的金融與專業體系。要達到這個目標，關鍵在於培育橫跨金融、法律、工程、會計、認證、保險、規劃、建築、生態及傳播等多個領域的人才。

3.6 使命六：將大灣區打造為生態文明的示範空間

粵港澳大灣區是香港發揮角色的天然試驗場。廣東、香港與澳門三地不僅共享生態系統，共同面對環境風險，同時亦能互補優勢。廣東擁有工業規模、製造能力、可再生能源供應鏈，以及推行大規模生態修復的契機；香港擁有金融、法律、專業服務、信息披露、標準制定，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的優勢；澳門則擁有旅遊、文化、公眾參與，以及與葡語國家聯繫的優勢。

生態文明能夠提供一個共同的協作框架，讓各司法管轄區各展所長。香港的角色，在於將跨境的生態目標，轉化為具備融資能力、可切實管治、可量化管理且可對外闡述的具體項目。

這種「轉化者」的角色在國際層面日益重要。近期學術研究指出，中國在全球推動的生態文明論述面臨三大落差：一是概念，生態文明與現行國際管治框架之間的差距；二是實務層面，中國的實踐模式與國際社會理解之間的差距；三是傳播方面，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與其對外宣傳方式之間的差距。¹⁶香港具備優厚條件，有助填補這些差距：香港透徹理解國家的政策脈絡，同時又熟稔可持續發展、環境、社會及管治、綠色金融、信息披露、普通法、標準及專業服務等國際通用的語言。

這也是香港超級聯繫人角色得以付諸實行的契機。香港可透過將抽象概念轉化為具體工具，把生態文明與全球可持續發展聯繫起來：將生態修復轉化為具投資價值的項目；將氣候適應力轉化為符合分類目錄認可的經濟活動；將建築物翻新轉化為具銀行融資認可的資產組合；將生物多樣性轉化為可量化的自然資本成果；將綠色航運轉化為具融資能力的基建與燃料發展路向；並將大灣區的生態合作轉化為跨境的項目儲備。

這實質意味著，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應透過多個明確的使命，在本地落實生態文明這個概念。這將有助賦予生態文明在香港的意義，並使香港得以將自身的發展需求，配合國家戰略及國際期望。其核心目的並非要展示香港掌握了所有答案，而是要踏出嚴謹而扎實的第一步。

4. 對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建議

生態文明在香港的真正考驗，在於落實執行。香港在多個相關範疇其實早已具備政策，惟獨缺乏整合。香港科技大學在氣候管治研究項目中，提出了「五大支柱模型」，為應對這項挑戰提供務實的框架，包括：前進方向、領導力、整合、金融及市場構建，以及透明度與公眾參與。¹⁷在這些支柱中，整合顯得尤其重要，因為它要求各政策局和部門首長在釐定政策、規劃、基建配套、法規監管及落實執行時，均須協調以達致共同成果；而推動主流化，正是達致上述整合的一個主要方法。

這能夠將生態文明由一項國家概念，轉化為切合香港實際情況的發展議程。因此，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心，不應在於列出各項工作項目，而應著眼於構建合適的管治條件，以推動綠色發展規模化。

4.1 藉由清晰使命確立方向

首份五年規劃應釐清香港打算如何為國家的綠色及高質量發展貢獻。生態文明可作為總體指導思想，但須以切合本地與國際共鳴的字眼來闡述，當中包括：氣候適應力、綠色金融、生物多樣性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低碳城市發展、循環經濟、可持續基建、具公信力的標準，以及公共衛生。

五年規劃應明確指出，香港的發展必須具備綠色、韌性與包容性，並須恪守生態底線。同時，規劃亦應識別出香港獨特優勢能配合國家發展方針的範疇，包括：金融、標準制定、專業服務、國際交流、大灣區合作，以及具投資價值的綠色項目儲備。

4.2 提供高層領導與問責機制

生態文明建設貫穿多個領域，決非單一政策局或部門所能獨自落實。氣候、生物多樣性、建築、運輸、能源、金融、土地用途、基建、公共衛生、教育及貿易等範疇均環環相扣。

因此，首份五年規劃應釐清如何在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以及各相關政策局的職掌範疇之間，全面協調綠色發展的優先工作；並應闡明公營機構、監管機構、法定機構、大學及專業團體如何各展所長。

管治的核心問題不單是「由哪一個部門負責」，而是「誰擁有足夠權限去協調各方目標、化解分歧、釐定行動先後次序，以及調配金融資源」。推動生態文明，需要的是系統性的領導力。

4.3 跨部門與跨界別的整合

整合至關重要，因為單憑各個界別各自推行獨立措施，決不能走出一條生態文明之路。這需要各決策局、部門、監管機構及公營機構通力合作，在規劃、基建、金融、運輸、建築、生物多樣性及創新科技等範疇，共同爭取相同的成果。而推動「主流化」，正是達致上述整合的關鍵手段：將生態及綠色發展目標，悉數納入政府整體的職能授權、規劃方案、投資決策、採購項目、財政預算以及日常運作。

香港應將生態保育、氣候適應力及自然資本，納入發展規劃之中。這對各大主要空間與基建優先項目而言顯得尤其重要，當中包括：北部都會區、海岸抗禦力、渠務工程、運輸網絡、房屋發展、港口建設以及藍綠基建。

發展規劃應在起步階段便釐清生態風險、氣候脆弱性、生物多樣性價值，以及自然資本帶來的機遇。此舉將有助香港避免日後承擔昂貴的改建成本、減低長遠風險，並構建更優良的城市環境。

生物多樣性及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應被視為基礎建設的一部分。濕地、紅樹林、林地、城市森林、綠色走廊、河溪系統以及海岸棲息地，均能發揮防洪、消暑、保育生物多樣性、康樂、教育及促進健康等多元效益。這些價值必須在規劃方案、財政預算、採購項目及項目評估中反映出來。

公共資產亦可發揮更具策略價值的角色。政府建築物、大學、公營房屋、運輸資產及基建組合，均可轉化為示範平台，用以展示建築物翻新、提升能源效益、增強韌性、保育生物多樣性及推行低碳採購的成果。政府的帶頭作用，將有助開拓相關市場。

4.4 構建具備融資能力的市場

香港最大的貢獻，很可能在於將綠色發展轉化為具備投資價值的項目。綠色金融的發展，不應只停留在發行債券和披露環境、社會及管治資料，而必須朝實體經濟的轉型邁進。要達到這個目標，關鍵在於建立一系列可供投資的項目儲備。

推動建築物翻新，需要整合機制、收集能源及排放表現數據、制訂標準合約、開發銀行認可的節能收益模型，以及推行具公信力的核證制度。至於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則需要確立生態指標、制訂長遠的管理模式、設計混合融資結構，並釐清政府與私人機構的角色分工。此外，推動綠色航運、港口轉型及綠色航空，亦有賴完善的基建規劃、訂定燃料發展之路、提供保險與風險分擔方案，以及加強跨境協調。

公帑應發揮策略性作用，帶動私人資金投入。香港應積極探討引入信用擔保、循環基金、公私營合作基金、催化性資助、綠色採購以及成果為本的融資模式。政府之目的並非要全數資助所有項目，而是要提供合適的條件，讓市場發揮調節與運作的功能。

這正是香港將金融優勢與政策目標串聯起來的契機。香港不應單把自己定位為金融中心，更應銳意成為市場的構建者。

4.5 提升透明度、公眾參與及社會認知

生態文明必須可量化且易於理解，方能具公信力。香港可在構建具公信力的數據、信息披露、認證、核證以及專業標準體系方面作出貢獻。國際投資者與合作伙伴必須確信，各項綠色聲明均真實無訛。

香港可發揮橋梁作用，將國家的生態文明優先方針與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期望串連，當中包括推動綠色分類標準互認、氣候信息披露、碳排放會計、生物多樣性指標、轉型規劃、法律文件編製、保險風險分析以及獨立核證。此舉亦能鞏固香港的國際角色，將內地的綠色項目、大灣區的生態措施，以及「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轉化為全球資本與國際機構易於理解的模式。

大眾的理解同樣重要。推動建築物翻新，需要業主、租戶、銀行、承建商及專業人士付諸行動；保育生物多樣性，需要社區重視大自然；綠色金融的發展，有賴各方建立信心；至於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則需要公眾接納全新看待與管理土地和水資源的方式。

因此，香港應投放資源於公眾教育、傳媒交流、專業培訓、中小學與大專院校的推廣活動，以及編寫深入淺出的文章。闡述生態文明時應聚焦於務實層面：香港如何能走出一條綠色、具韌性、繁榮昌盛，且配合國家未來發展的道路？

首份五年規劃亦應明確闡述香港的國際角色。目前，可持續發展仍是國際社會主流的政策語言，而生態文明是中國的國家發展進程，香港正可發揮兩者的橋梁紐帶作用。香港可以協助國際社會理解中國的綠色發展方向、協助內地項目達到國際在信息披露與融資方面的期望、為一帶一路及全球南方合作開發綠色金融工具，並匯聚大專院校、智庫、監管機構、企業及公民社會，共同探討務實的應用方案。

這角色完全切合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身份，但必須憑藉實質成果方能建立。香港的公信力，將取決於能否開創實務的範例，當中包括：具銀行融資認可的翻新工程、具公信力的轉型金融、可量化的生物多樣性成果、綠色航運措施、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大灣區生態項目，以及具公信力的標準體系。

5. 結論：開展新局

生態文明對香港十分重要，因為它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它賦予了可持續發展一個更強大的戰略框架，即一個強調生態界限、管治、財政、文化、公眾參與以及長遠發展質素的框架。

香港的首份五年規劃，正是將這個框架付諸實行的契機。香港應確立幾項核心使命，創造履行這些使命的管治條件，並善用自身在金融、法律、標準制定、專業服務、科研及傳播方面的優勢，以支持國家綠色發展和大灣區合作。

這亦是香港科技大學「生態文明」項目的宗旨。這項目與科大的「氣候管治項目」並行推進。「生態文明」項目始於文獻回顧與政策分析，旨在理解有關概念在中國的發展；而「氣候管治項目」則提供了一個實用的管治框架（包括「五大支柱模型」），用以探討如何將此類概念應用於香港。

除了學術研究，項目亦旨在透過撰寫評論文章、媒體合作、社交媒體素材、講座及公眾教育，推廣並普及這個概念。當中應特別關注中小學與大專院校，好讓下一代能夠接觸生態文明，以此作為思考香港未來的一種方式。

當前的迫切任務，是讓這個概念變得易懂、貼身且可行。香港若能成功做到這一點，便能在鞏固自身作為綠色發展、金融、知識和公眾參與國際平台角色的同時，為國家的生態文明道路作出貢獻。

附註

¹ Arthur Hans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alues, Action, and Future Needs*, ADB East Asi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21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December 2019), 1, <https://doi.org/10.22617/WPS190604-2>.

²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Govt aligns with 15th Five-Year Plan," *news.gov.hk*, March 12, 2026, https://www.news.gov.hk/eng/2026/03/20260312/20260312_205436_804.html.

³ Ibid.

⁴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Speech by FS at CUHK Business School Greater Bay Area Forum 2026," Press Releases, April 29, 2026,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4/29/P2026042900699.htm>.

⁵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LCQ6: Alignment with Country's Development Plans," Press Releases, January 21, 2026.

⁶ For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counts of green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see Xie Zhenhua and Pan Jiahua, *China's Road of Green Development*, trans. Wang Zhiguang, 1st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18); Pan Jiahua, ed., *Beautiful China: 70 Years Since 1949 and 70 People's Views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Singapore: Springer, 2021), <https://doi.org/10.1007/978-981-33-6742-5>.

⁷ Hu Jintao,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for New Victories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Report to the 17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5, 2007.

⁸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is China's overall development layout covering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ts adoption at the 18th Party Congress in 2012 elevat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n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cern into one of the five core dimension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See Hu Jintao, Report to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vember 8, 2012.

⁹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Opinions on 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 2015;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State Council, *Integrated Reform Plan for Promoting Ecological Progress*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2015.

¹⁰ The 2018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adde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the Constitution's Preamble, stating that China shall promote coordinated material, political, spiritual, social and ec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build China into a "prosperous, strong,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harmonious, and beautiful socialist country."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mended March 11, 2018, Preamble.

¹¹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was established as part of the 2018 State Council institutional reform. It incorporated the functions of the former Ministr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ook over responsibilities previously held by other agenci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and emissions reduction from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the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water-function-zone management from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agricultural non-point-source pollution control from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groundwater pollution preven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Se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lan for Deepening Reform of Par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2018.

¹² Xi Jinping'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states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calls for advancing the Beautiful China Initiative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See Xi Jinping, "Hold High the Great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Strive in Unity to Build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ctober 16, 2022.

¹³ In 2025, the first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as published, bringing together his works from December 2012 to April 2025. A separate Q&A-style book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plains the thought through 50 questions. See Xinhua, "Selected Works of Xi Jinping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ublished," July 2025; Xinhua, "Q&A Book 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ublished," January 2025.

¹⁴ Christine Loh, *Improving Governance Mechanisms under an Executive-Led System*,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Unit's Call for Papers to Gather Academic and Policy Insights for Reference Related to Hong Kong's Five-Year Plan, HKUST, April 2026.

¹⁵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Publishes Hong Kong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Phase 2A," Press Releases, January 22, 2026;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ong Kong Taxonomy for Sustainable Finance: Phase 2A*, January 2026.

¹⁶ Liang Dong and Haoning Chen, "China's Path to a Glob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3, no. 3 (September 2025): 295–300, <https://doi.org/10.1016/j.cjpre.2025.07.001>.

¹⁷ HKUST's Climate Governance Project is a parallel research project examining how Hong Kong can strengthen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for climate and sustainability transitions. It develops a 5-Pillar Model of Climate Governance – direction, leadership, integration, finance and market creation, and transparency and engagement – and applies the model to case studies including existing building retrofits, biodiversity/NbS, shipping and port, and green and transition finance.